

九个字,送给你我他

程保平



程保平, 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。

几月前,我跟老娘和兄弟们说过,今年过年,我提前几天回老家,买点年货,烧个年夜饭,争取像一个长子或大哥的样子。

娘老了,翻年就是本命年,整整八十四了,一家子十七个人的年夜饭实在做不了。弟妹们都是群众甲乙丙,在城里讨生活不容易,不到年三十那一天回不来。父亲去世一年多,作为这个大家庭的掌门人,我实在不愿看到,老人家保留了几十年的团圆饭,却因为他的故去而散伙了。

我的想法很优雅。年前几天

里,悠悠地开车上城去买菜,多跑几趟,挑我以为特别也是拿手的菜,用心烧好,装在我曾经买的那套餐具里。洁白的瓷具盛满了花红翠绿,也盛满了快乐和希望,是一首优美的诗,也是这个家庭久远的亲力和美好回忆。

但是,这个想法可能要落空了。两个月前,岳母在一次非例行体检中,发现肺部长了个结节,最先医生的意见是消炎和观察,一个月后再复查。复查是另一个专家看的,结论是没有性质的改变,但需要尽快做手术拿掉。我儿子太郎在杭州工作,他审慎地建议,外婆要去他那里看看,毕竟大城市的医疗水平高一些。

岳母到杭州问诊的这十来天里,经过一系列检查,结果都指向暗晦,直到我写本篇时,还在等待最后的确诊。岳母出身寒门,姐弟九个,她是老大,苦难的生活早已把她的话压光了,就一个人默默地承受,那心情我是猜得出来的。岳父是军人出身,原是大大咧咧惯了,这时候也是精神萎靡,一日比

一日话少。

岳家对我一直高看一眼,我结婚时从身上一根纱到家里一只碗,都是岳母购置的。父亲自生病到去世,妻子一路应付,打理得也得体周全。如今岳母生病,我该怎么办呢?所以,这些日子以来,我基本是在四处联络、求医问诊中度过的。

最让我感叹的是儿子太郎。在他二十来年的人生里,都是别人伺候惯了,饭来张口,衣来伸手,连在单间睡觉都戴着眼罩和耳塞,一点动静都不能有。如今十多天里,跟外公外婆窝在那间狭小公寓里,送医、缴费、管饭,上班还不能耽误,真是一大考验。太郎是做IT业的,竞争之激烈大家都清楚。

我怕太郎嫌烦,曾有一些提醒,但各方面得来的信息表明,三人之间和平无事,且太郎做事冷静而靠谱。我们夫妻都觉得,孩子真的长大了。但太郎还是多了一重心思,提醒我说,这时候我倒要劝你,少喝酒,不抽烟,要是再添麻

烦,我真的就乱了。呵呵,有的事情是不用教的,到时候就会,只是在这之前,一定要有人做示范,比如我,那应该是先父传下来的家庭文化吧。

从目前的情况看,岳母的病情有三种可能,大概率的结果是,这个年太郎要在杭州陪两位老人过了。这样一来,就意味着我们夫妻也要到杭州会师,回老家的事只好暂时放一放。

牛年对我们这个大家庭是不利的。年初,我弟媳患病,到现在还在治疗中。年中,妹妹的前夫、外甥女的父亲从生病到去世,就短短三个月时间。本以为不再有新情况了,年末又摊上了岳母生病。这让我切身感到,健康和生命比什么都重要。

1937年新年,《大公报》曾策划过一个“新年祝愿”栏目,一批文化名人如胡适、朱光潜等,都写下了自己的愿望。我读了其中部分文章,大都是祝愿来年没有战火,只要和平。而在我看来,不生气,多运动,爱生命,是最重要的,就以这九个字送给岳母,送给自己,送给大家。

有个英国民谚说,最深刻的道理,往往是最简单也是最朴素的。可现实里,人们总喜欢看远方,而忽略了最基础的东西。不是吗?

新春心愿



葛良琴,中学教师,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,作品散见于《阳光》《安徽文学》《清明》《传奇传记文学选刊》等。

腊月初六,母亲过生日。

中午时,阳光直射,我和母亲坐在稻床边,絮絮聒聒地闲话。院里有两株桃树,初夏时结一种很好吃的桃,系大弟在世时亲手所植,短短几年工夫,已经长到齐屋檐高,春天时,桃叶榛榛,团如车盖。桃叶落了还会再绿,这院子里的一切总会让人想起那个正当盛年却一去不回的人,故而不大愿意回来。母亲在院里堆了一堆柴火,又不知从哪里捡来一块废铁皮,覆在上面。我没好气地说:

“妈,你这是作甚,弄得像个厝基一样,怕人不怕人。”

“妈也晓得像厝基。可是有啥办法?你弟当初没做脚屋,搞得连堆杂物的地方都没有,好多年了,我就想在这里搭个棚子。”

“这个不难。”

听我这样一说,母亲眼里放出光,起身绕着“厝基”样的柴堆转了一圈,用手比划:“也不要多大,就这么一块,可以关关鸡,堆堆柴火,放些锄头啥的。”

“这个我可以帮你实现,”当即我夸下海口,“大概多少钱?”

“像你小爷家那么大的,总要万把块。”

正好小弟两口子出来了,我说道:“妈想搭个棚子,我,你,加上小雨(侄女),我们三人抬一抬,如何?”

小弟妹没说什么,淡淡一笑,转身进屋去了。小弟看着她的背影,眼神变得游移不定:“……这么大了,算了,还能活几年?没那个必要。”

小弟这样的态度,让我有点意外,但这里面的微妙,我还是捕捉到了,算了,不和他说了。这当儿,我眼角的余光注意到,母亲捧着碗的手,有些僵硬,人也杵在那儿,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我不甘心,又把侄女叫出来:“雨,你奶奶想在这里搭个棚子……”

“别和我说,我只有这么点工

资,每个月还要还车贷。”侄女应该在屋里听到了我们的计划,没等我一说完,就打断了我的话头。

这次轮到我杵着了。

“算了,算了,多少年都过来了,搭不搭也无所谓。”母亲赶紧表态。

我喊住小弟,语气很不好:“妈老了,老人难得有个念想,不满足她,将来有你后悔的。”

母亲惜物一生,到老了,这种气性更甚,很多东西,用了一辈子也舍不得扔,底部鏤着父亲名字的碗,从我小时候用到现在,还有被子、筷子箩、筲箕,等等,家中半个世纪以上的旧用具比比皆是。就在刚才,我还在对她实施“教化”:砧板一年必须换一次,筷子一年要换两次……母亲像个学生,每次都耐心听教,但等我走后,还是会偷偷把新筷子收起来。像我母亲这样节俭至抠门地步的老年人,农村还有很多,我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。但已经实现了消费自由的我,随心所欲地用钱并没有给我带来预想中的幸福,我有时甚至觉得,也许母亲他们是对的,像他们这样,对这个世界的索求不多,过这种简简单单,又实实在在的生活才是好的。他们没有读过“鸛鷀巢于深林,不过一枝”的古书,也不会天天把能源危

机和环境保护挂在嘴上,但对于自然,他们才是给予最大爱护的那一群人。

但话又说回来了,我不想让一个劳苦一生也抠门一生的老人的小小愿望,在农历新年来临之前,就这么破灭了。

过小年了,母亲照例进城,我再次拉出那个话头:“妈,你可是真想搭棚子?要是真想,钱由我出,我来兜底。”

“你的钱不是钱?你又不是有钱人。”

“搭什么棚子?有几多柴火要堆?这么大年纪,能烧多少柴?还上山砍柴,要是摔了,一点都划不来。”看来对于搭不搭棚子,小弟还是反对。

“总还没死吧,老了就不烧柴了?”母亲回道。

“关键是,搭棚子会不会坏事?嫂子可会同意?”

小弟妹这么一说,我们所有人都噤声了,因为这句话戳到了我们家人的痛处。八年前,大弟在屋后做个厕所,不到一个月,就出了车祸。大弟妹找人卜卦,说厕所坏了事,为此,母亲也是日夜内疚自责了这么多年。今天,小弟妹把这件敏感的事说出来,其中的复杂和微妙,我不是没有掂量过。

我望向母亲,母亲说道:“还是算了,一年比一年老,柴火也烧得一年比一年少……”

我不再说什么了,我知道,在辛丑年的最后日子,母亲搭棚子的愿望至此完全落空,有形的棚子没有搭起来,但我们家每个人,都在心里搭了个心棚。